

228555

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

基本館藏

卷〇四六

初字等

卷〇四七

蔬字等

卷〇四八

疎字等



永樂大典

二八

72
00
T.28

六模

洪武正韻楚鈕切。始也。舒也。从衣从刀。許慎說文。楚居切。裁衣之始也。徐鍇通釋。禮之初施衣以蔽形。从刀裁衣會意。揚雄方言。梁益

之間謂鼻爲初。丁度集韻初唐武后作壓字。戴侗六書故刀始裁之初之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風聲風聲鑿鑿風風風風並古文補切並俗楊桓

六書統穿母勑裁衣也。今人猶言裁爲初借爲始初之初勑古文變。與初同。或如此。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初次商次清音。又姓。俗作初。勑並

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初穿沾切。說文曰裁衣之始也。从刀近衣爲意。作𠂔非。借爲凡事之始。韻會定正字切。徹𦵏徹稱燁初。

篆書
並始
伯碩
仲考
並散
師魁

𠂔 宰辟
 𠂔 鉤鍾鼎集韻
 𠂔 伯碩
 𠂔 義雲章並見杜从
 𠂔 古集篆古文韻海
 𠂔 斯

碑釋山
心徐鉉篆韻
効
効
効
効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効
効
効
塵

百全並六書統

緯初宗俱碑

初劉寬碑

初柳敏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初華山亭碑

初老子

銘初武梁祠掌

初田君斷碑並見漢隸字源

初真書

初王羲之

初王獻之

初智果

初歐陽詢

初虞世南

初顏真卿

初柳公權

初蔡襄

初草書

初章蔡琰

初智永

初張旭

初懷素

初褚庭誨

初黃庭堅

初米芾

初初初

並張錦漢初

初並鮮于樞

初趙子昂

古初

廣齋學古學者見乾坤二卦由伏羲而定又見繫辭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見學老莊者有女媧鍊石補天共工氏怒折天柱之說遂謂伏羲之時乃是太極初分之後天地方自無而有吁是何以

淺近探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

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聖
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爲混沌矣。
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
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
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
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
於沈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
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混沌。所不死者。
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
歷數百年。或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
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
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
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權天爲王。而人
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方其混沌之時。三綱五常之教。斯民
日用飲食之道。皆汨喪於水。然此理之神。與元氣俱不泯絕。及天地再開
闢也。此復生於水。在伏羲時。水性以復其常。神易首出於河。至舜禹時。水

患悉平。故洪範復出洛。此理之神。所以開物成務者。一顯一晦。吾亦不知其幾萬古矣。故繫辭十三卦。自乾坤離三卦之外。皆文王所未重而已。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取用。則伏羲雖未畫八卦。亦可見其爲前古之民用矣。又如武王洛書之訪箕子。首對以洪水數壞九疇之意。且言此範天不與鯀而以待嗣興之禹。則是九疇亦皆前古所錄。豈待書出於洛而後見哉。今謂天地肇判於伏羲之時。謂已前無天地。豈理也邪。若謂伏羲時乃天地之初判。當時文籍既生。豈無一字垂載乎。後僭曰。三墳八索九丘之書已失其傳。而堯舜去古未遠。二典之書。若臣畧無一語。及太極初分時。事不過以治水爲第一義。於六府則止言惟修。而相期於勿壞。及地平天成。乃以萬世永賴相歸美而已。且三聖人之爲治也。皆以若稽古爲首稱。今觀其一政一治。似皆於古人之成法。固自三皇以來創制者。已可遵守。至如取乾坤以垂衣裳。實始於黃帝堯舜氏。及舜欲作黼黻之服。亦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施采已出於古人。則衣裳之制。又豈黃帝堯舜創意爲之哉。由是推之。天理人文之盛。前古蓋無一而不備也。但天地每一開闢之初。則又成一朴畧無文之世。必待聖人繼天測靈。揭爲世教。以啓迪民彝之固有也。愚故曰。天地之大。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

太

初

通鑑外紀庖犧氏昔者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羅泌路史初三皇紀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太初者氣之始。古三墳

書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平御覽易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詩推度災

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宋均注曰。本即原也。變陰陽爲雄雌。鬼也。亦言未有形也。皆無兆朕。故謂之氣。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

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養姜生以爲驗也。陽主物行節者。須雌俱行。物乃著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

莊子曰。太初有無。言太古之初。上下未形。所有者無。無有無名。既無有形。人無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謂道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淮南子

曰。稽古太初。人生於無。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成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爲物所制。揚雄擬靈賦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光。

馮馮沉沉。奮搏無端。玉阜老子聖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遊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別。鏡

清濁之未分。陳思王魏德論曰。在昔太初。玄黃混并。渾沌蒙鴻。兆朕未形。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

無形。本造化於太初。又大夫先生傳曰。太初真人。惟太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又曰。馳驚乎太初之中。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始。無後無先。邵子觀物外篇太初事之初也。昇仙經云。太初極于陽九。太素極于百六。莊子知北遊。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責。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元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元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數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元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元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列禦寇。莊子曰。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漢僞武帝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元太初。又漢哀帝。泰符登涼。禿髮爲孤。乞伏乾歸。宋元凶劭俱改元太

初而年號之重實始于漢哀帝。羣書足用事對。渾沌運濛鴻。淮

馮沉沉。漢冥冥。竊竊。清濁未分。廣雅元黃混并。曹六經元氣混

而爲一。是太初太一也。易傳辭疏。諸子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列子天瑞

篇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竊竊冥冥。芒芡漠閔。頡濛鴻洞。莫知其門。

淮精神訓。諸史外渾沌混元。注造化之氣。班孟聖典引。梁昭明太子。注

用視太初。遠見治風。文選序天地紀。先有太初。復有太始。白虎通。體題

未判。無形。氣始。無形。無名。莫測。太乙。混沌。未兆。

未分。混沌之先。莫窮其用。賦偶。有物未判。先天固存。小馬運法

象於冥莫。大則同胚胎於覆蓋。大樸將散。三光欲萌。名曰希夷。聽弗

聞意有機。誠不自已。噫。大塊於無形之表。轉洪鈞於未化之時。恍惚

未見。冲虛莫爲。有名能肇於有形。妙用悉根於妙理。芒乎芴乎。孰測

其兆朕。亭之毒之。莫究於胚渾。獨居有象之先。潛播大鈞之兆。賦隔

真機。密運於洪濛。獨超乎古。庶類悉資於塊扎。會有其元。彼哀帝改元。

混沌初

玉融新對文選班固典引曰天極之元兩儀始分李周翰注云太極混沌氣之初也龍文經混沌之初中含太虛

卦象初

鄭滌孫中天述攷上稽之卦象一畫者有畫之初也二畫者成象之初也三畫者成卦之初也八卦六十四卦之初

也稽之先天以伏羲八卦一轉移間初畫兩儀匹再畫覆載形三畫天地交高卑體段已具八卦二十四畫百九十二爻之內邵子觀物外篇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無初

易

卦

九五爻辭曰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音初

呂氏春秋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寶山孔甲禹後十四年皋之父

發之祖禁之宗田獵也天大風晦盲冒昧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後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之作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慕動折撻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爲守門之官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以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爲東陽之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南行也

青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迴。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南方。國風之青。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爲樂歌。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荊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松於漢中。松。隆。音曰。顛隕之隕。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召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於漢。辛餘靡爲得振王北濟哉。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力。故賞之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一作何。猶思故處。處。居也。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取西音以爲秦國之樂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或猶重。飲食必以醵。醵。樂。帝令燕往視。一作初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氏女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

也。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此音。凡音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於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者，心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上契則草木不長，樂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澤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注邪，鄭衛之聲，桑間之音，說在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詭譎之聲，淫之音出。出，生也。則治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姓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爲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復初

莊子繕性，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苦之治道者，

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表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膝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有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達德下衰。

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渙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文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禮記曾子問文王之爲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又親疾之藥必親嘗之常膳者苦則世子亦能食常膳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宋趙儀可青山葉復初堂記人以生爲初天地以開闢爲初吾言初異也昔者混沌之初未始有一物也天地而既開闢矣然後人與鳥獸草木生焉於是有范金合土鑿泉竅穴刊山墾田築城浚隍而又窺以渾儀等以巧歷脗以殺伐辱以僇洩日中之火月中之水靡不智取力索斷機破圍乃毒其天斲荒鐫頑朴畧不還而天地爛熳矣爛熳之極而天地精英之氣衰耗而無餘其所鍾日日超於焦僥大閼然後山傾海運日埋星沉而向之五伯七雄之所爭伯夷季札之所讓一皆漸泯滅化爲黃流蓋自是息之以至所不知何年之久是爲天地之復初迨夫其氣休息之久盤礴鬱積不能以不

發泄則又一開闢如義農皇帝出焉者是乃天地憂患之始而非初也人之未生也所謂性者與一氣同遊於渾淪亭毒之表耳目口鼻四肢且不知其何所寄也夫焉有所欲儀而有生矣生者賊性之始也耳而聲目而色口而味鼻而臭四支而安佚而去未生之初遠矣然後有得則喜失則悲以至於相靡以刀相戲以智而去生之初又遠矣人能返觀內照以游乎未始有生之初然後知血肉之身固未始有一物也則亦可以蕭然於事物之外而得吾之所謂性者矣此之謂復初劉君明國名其堂曰復初而求記於余明國嘗有間於吾書之外者故樂以斯言就正焉國朝貝廷臣金陵集復初齋記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永豐黃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墳墓中恒慊焉而不足洪武初年始克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爾國子生謝煜來求記表有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夫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敷榮屯達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蕩析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

未息。疾疫之天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憫李而錢唐。由錢唐而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獲復先人之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爲大。性固甚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絕之。其至清水也。義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可存。而一於仁恕忠厚焉。其土土之理。奚翅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遠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爲近之。此復其初之爲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爲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予固而推之。且以自警云。唐杜工部集文章復古初。**遂初**書

孫綽傳。

綽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賦今無所考。太平御覽晉書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北平。將移

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危懼。孫綽上疏言不可。溫見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元劉靜修集遂初亭說。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能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存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

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己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蔡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朝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月。劉某書。國朝蘇平仲太史集遂初堂記。鄭君宜中夙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食。出從事宣慰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還擢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遠若九鳳。新羅夾嶼。近若金字。諸峯層巒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簿。近吏在門而不爲起。兵興之後。幙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畧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

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擬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爲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爲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爲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壚之表。寄迹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群。漁樵分席。攬烟雲之變化。睇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難謂之與太初爲隣可也。不亦萬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于寇攘。貨賂匱於供億。臂力疲於轉輸。朝虞而夕戒。愁居而懽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

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群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共爲太平之人。而無毫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

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怡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常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休於清議。慨然遺簪

紱之榮。而從衆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顧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宋陸放翁集遂初。狂本類三閨。歸仍慕三昧。何由滿人笑。但可遂吾初。奕奕沙堤馬。栖栖下澤車。細看俱外物。俯首老犁鋤。貧士善用短。屏居常自如。出尋鄭叟語。歸讀古人書。過店亦沽酒。登山時跨驢。非關傲塵世。聊欲遂吾初。述初。文苑英華。梁肅述而漂流。遂寓于海之上。與鳬鴈爲伍。有羊矣。或祿仕以代樵牧。其暇則以羣籍自娛。又嘗染重脰疾。每求長桑氏之術。以爲療。其他未之思也。方侯一疾間。則追尚平五嶽之遊。無幾何。會明詔以監察御史徵。俄轉右補闕。竊守職次。未遑自免。江湖之思漫如也。間一歲。加翰林學士。領東官侍讀之事。既微且陋。載荷天恩。上不能宣。今一作上德。通古今。當論思之任。次不足弘三善備教諭。充端士之列。每省名位。賜章綬。中心慙然。不欲寢食。無一日而安。一作忘者。二年于茲。其規畏乃如是。時步自中禁。休于里巷。病攻其外。神倦于中。蒼鳥忘形。思及道本。然後如一動靜。萬化殊塗。寂然同歸。未始有物。且不知未幾歲之浮游。與今之局束。彼乎此乎。是歟非歟。杳不得其倪矣。於是作述初賦。以紀懷。且貽諸同志焉爾。惔然一本作